

頌

天

臚

筆

頌天臚筆卷之十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啓事

翰林院編修倪元璽奏爲世界已清而方  
隅未化邪氣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  
仰祈 聖鑒疏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  
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我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  
遽驅微猷屢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  
亮辟爲極輓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

臣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厭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引人才  
爲慮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  
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  
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

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  
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  
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  
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  
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  
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  
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  
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鳩之儔才幹之  
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

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廡其若  
脫付黜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  
獎此其人猶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  
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  
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  
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  
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  
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  
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

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  
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  
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  
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  
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  
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  
名賢多半蒙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

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  
學封疆四字將爲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

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爲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爲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濡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曉卿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  
有異同可爲大怪燭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  
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並  
皆蓄縮閑默而燭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  
孫慎行君子也燭且不附況它人乎迨權奸  
表裏逆焰大張燭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  
其

陸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  
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

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救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昌同年同官儕輩憚其

方嚴不敢以雁行相蓄而當其去國飄然聳  
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  
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肯再下謬悠之譚不

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

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

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

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

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

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

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避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摠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在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肯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臣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予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  
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  
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  
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  
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臣旨拆毀者  
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  
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  
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

卷之三  
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鑄其級仰見

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特經三月  
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

召復原官別

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臣無任

悚仄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乘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

隅未化正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  
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玉守履泥臘朝儀業  
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倪元璽奏爲微臣平心入

告臺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明以祈

鑒以質公論疏

頃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此臣原

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諷語似  
含糊致蒙

皇上責

臣以不當

有憫息省愆措躬無地暨

聖旨務秉虛公一言非特責戒

臣愚實足警醒

羣寡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忤心乃接邸

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折臣言  
其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  
折臣者可乎臣之于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  
以維垣能契上之明斷楊所修改而直糾  
罪樞遂改鹽差而佐察荷

皇上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面攬羣才而遊  
大通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告諸  
疏則深訝其不能仰副

聖心日若與

皇上相反者然葢

皇上之 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  
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  
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

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  
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皇上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於方隅實  
有未化

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

有未伸

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  
維垣以城府之心坐隙成績所以冒昧有言  
蓋爲

皇上據啟沃者微而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  
維垣之以臣爲甚謬也據維垣折臣盛稱東  
林謂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  
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  
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贊擬成之高攀龍平且

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  
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  
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  
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兒極  
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且稱之曰厥臣公厥  
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  
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  
嚴諭初議止於削奪豈不亦如驕兒護之而  
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

護廷弼者乎而議

臣

爲謬

臣

不受也維垣又

折

臣

盛稱韓爌夫舍

爌昭然抵觸逆

璫抗疏

櫻鱗之蹕而加以說

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

爲非定論矣即如

廷弼

一事

爌特票免梟未

嘗赦而欲用之也至

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

璫借此爲楊左

諸人追贓地耳逆

璫初議用

移宮一案殺楊左

諸人及

上而以爲難于

坐贓于是再行覆

訊改爲封疆之案

派贓毒

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柰何尚守是說乎至

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

臣言原非矛

盾蓋慎行清標故與王之案不同議雖刻深

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

耳夫董狐不失爲直筆趙盾亦未常貶賢而

以

臣爲謬

臣

不受也維垣又折

臣盛稱文震

孟夫震孟

臣

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

臣

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冤戍之惠世揚踪

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參沈淮忤逆璫而謫斥

震孟則以救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權璫

者也至以破帽策驂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  
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  
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  
破帽策驂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儕誰爲榮  
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  
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  
策驂者遂相率而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  
者遂呼義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  
于批照告公祖之謗夫人盡能辨之蓋當朱

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斃獄而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助銀斂之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爲臣謬臣不受也維垣又

折臣

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

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爲要錢則

又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

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

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正人

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

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  
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  
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  
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

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  
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  
元標安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而元  
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臣  
不受也維垣又極力發臣矯激假借四字未

臣

之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

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而頌德生

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咸

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賢

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

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

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

宗建等之爲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

成造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

諸臣之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嫌者爲兩間  
之真名賢真豪杰士多有其人孰是可假乎  
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

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  
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謂  
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  
其餘諸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  
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  
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值無可奈何之特

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言貞邪如宋臣蘇軾之于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多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關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當崔魏所恨而未路改轍者亦邪人也其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

卷之三  
正如今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對案于此而別爲  
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忠  
間不又即維垣所稱鄉原之屬與摠之東林  
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更請維垣  
胷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東林之  
白矣茲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  
酷在今日尤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復舉  
其纖寸之瑕而紛焉徒爭逆璫以首功及代  
逆璫而分謗斯亦爲不善茲論者矣人才不

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讐不可不宜羣議  
不可不集

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士必不可壞忠告  
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  
垣之熟計之也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

雖未嘗與謀度其不可以爲謬而么麼胡煥  
猷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豈  
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  
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

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操議愈乖不得  
不再剖析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  
敢旁叅一語惟

聖明矜亮恭察焉

崇禎元年二月

日奉

聖育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  
見不得互相詆訾至于宣重鬱集羣議惟在  
起廢一節已下所司着銓臣的確具奏該部  
知道

禮科給事中閻可陞題爲起廢屢歷  
明  
旨酌用宜有定衡特因諮詢謬爲敷陳以  
祈 聖鑒以惜人才疏

竊聞治天下有道不過親賢遠奸而  
皇上于大奸既鋤之後急于求賢不惟使 朝  
無倅位且欲使野無遺賢一時諸臣遭逢  
明聖故薦人之牘無不報可而酌議起用之  
旨不一而足銓臣用是發一訪冊遍爲諮詢  
期于得當豈非體無遺賢之 旨哉近又有

旨謂徃年起廢不無冒濫可見

皇上于起廢一節至切亦至重也

臣愚以爲此

起廢亦畧與徃年不同何也徃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來懸車之高或以恬退耽煙霞

之癖或以羸弱憚鞅掌之勞或以論列伏歸

休之地故當訪其年力譽望與居鄉狀耳而

三四年之廢棄者皆遭崔魏之毒手也彼其

人皆端秀直亮秉正嫉邪寧不顧功名身家

而必不肯附權奸故崔魏啣之遂橫加陷

害不問生死不分玉石莫不坐以東林門是  
之名色而株連蔓引備極摧殘諸凡慘死者  
已不能起九泉而肉白骨矣今之所存者皆  
杖殺撻擊之餘也其骨梗介特之致已昭然  
在人耳目尚俟訪哉臣前疏所稱先擇其力  
參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卑賤流輸  
還其原職者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臣言爲然奉

聖旨這本說廢棄諸臣當先擇其力參姦逆及

題差推升削奪的早與起用說的是至復臯  
異廣制額并着該部議覆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濫滯欲還諸盛世之  
人文乎知銓臣早脫啟事矣惟是在魏忠賢  
未用事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爲撫按所糾參  
又如初聽魏忠賢嗾使擊排善良後無當主  
小人無常之喜怒亦遭斥逐者此自當徐爲  
商確不得混而言之也若毫無分別一槩以  
訪冊之言爲據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愛憎互出毀譽并存臣  
恐意所欲與將以揄揚之口爲推轂之資意  
所欲抑將以吹洗之求爲下石之計彼孤踪  
寡援之士終無瞻天就日之期矣不幾虛起  
用之屢旨而負憐才之

聖心乎于是鬱而爲不靖之氣憤而爲不平之  
鳴相爭不已者未必不坐此也臣願銓衡之  
司試查某臣所薦者幾人某省被薦者有幾  
人取其明白顯著如臣所謂爲忠賢殘害者

允用數員以定火情以慰衆望以息紛鬪然後漸次酌別庶于無遺無濫之旨其有合

乎若必欲人人道好而始用之此又闇然媚

世之鄉愿而後可即孔子且有叔孫之謂孟

子亦來臧倉之譏況狂狷之間者哉臣莽敢

於廢棄諸臣求寬也亦非假上之恩以示

德也蓋天之生才不數世之全才質難舍短

而用長棄瑕而就瑜盡除前日羅織酷刻之

習以昭

聖明山藪江河之量乃子新政爲有功焉故  
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又聞進賢者  
相臣之職須有憐念吳楚秦晉之才庶幾開  
誠布公之道斯亦今日化方隅伸正氣之大  
端也不無于 紿屏之地有深望焉臣愚無  
所知識量咨訪而謬陳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

崇禎元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年來人才爲奸逆殘害者自當速起以平

人情其先經罷免及撫按糾察等官爲後議  
說得是朕欲得觀廢棄諸臣進退始末以定  
權衡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閻可陞奏爲閹黨建祠獻媚  
顯于法紀懇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暢公論疏

自逆璫僭竊國柄叅糾者一身九死則諳  
附者一歲九遷于是乾兒義孫爭先獻媚二  
三年來稱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半海內除  
臺臣寧光先所劾外據臣所知者尚有數人  
敢爲我

皇上陳之創建三祠者李蕃也聞其天津河間

真定等處倡率士民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  
九拜禮呼九千歲目中真不知有

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 三王之 國

不行迎送而德州建祠親詣上梁何其悖逆

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旂幟上對聯有云至聖

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

明若居然以忠賢爲有道天子者稱頌何忍

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鷺之建祠于應天與潘

汝禎同一作俑姚宗文張翼明之建祠于湖

廣大同皆爲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綏建祠用琉璃瓦劉詔薊鎮建祠用冕旒金像吳淳夫臨清建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一萬七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濱臺滅明之祠諸如此輩上得罪于名教下播惡于生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異同者也此外臣未知的知者尚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議乎然邪正不同爭建者固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肅首事者亦不乏人臣鄉陝西省城鄉官生員

無一人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恥之教所漸磨者深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爲創建據呈撫按批行會議而強項之知縣姜兆張力寢其事陝民之受福宏矣又聞山東議建祠時鄉官謝啟元程紹恥于列名道府中爲建祠而掛冠者尤有梁廷棟沈珣王堯民其人也至江夏知縣王爾玉借熊廷弼贓事挾其子索貂裘帽番布古董等物稍不如意嚇以嚴刑致廷弼長男自刎于獄及廷弼妻赴

縣堂稱寬復將立姆去衣責四十板天下有  
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楊  
漣賦事設印信緣簿且作募緣文不避時忌  
應山知縣夏之彥傾家捐俸以助漣懸坐之  
贓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  
前真定按臣宋師襄馬逢阜京通倉臣楊建  
烈皆以不媚忠賢而降處例轉今逆璫已伏  
誅而忤璫之豸使所當賜還原職者也臣  
又思逆璫用事時獻媚者爲固寵計諉曰不

得已也今

聖明在上邪正業已分明而尙有譏訕鄒元  
標馮從吾之李中正非宇宙間一怪事乎鄒  
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漣之節義當並峙  
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冤尚  
未雪中正么膺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橫肆詆  
毀必欲使逆璫有子而孔孟無徒乃徒爲奸  
人報復之計而自于名教不已甚乎至若起  
廢一事臣前疏謂當以叅糾逆璫者先與起

用已奉

屢旨而數月來會推擇貳尚多依

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槩可知矣其曾

經疏薦之沈維炳劉懋皆力救楊漣力參忠

賢者今且淹其啟事客一原官餘尚何望哉

聖主當陽而群陰尚熾願

皇上深察之也伏乞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國家法紀與臣子身名原自相關這所奏  
義正詞嚴但各官人品懸殊自有公論鄒元

標馮從吾理學素優楊漣節義尤著急當表揚其鄉叅逆黨之臣沈維柄劉懋等速與起用餘着該部分別議復

戶科給事中鍾炌奏爲被鋗人材有偏愛之毒幸逢明聖有必鳴之情軫念全恃宸慈加恩摠歸公道疏

竊惟臣之于君猶手足之於腹心均之于足也偏于一處血脉受壅骨節爲痛其相偶手足未必知惟腹心知之則必疏壅摩痛使俱無恙然後百體通泰腹心翕安矣猶兄弟之于父母均之兄弟也偏于一人履境獨苦蹙額含憂同居兄弟未必憐惟父母憐之則

必釋苦解憂使俱無故然後一家和樂父母其順矣吳楚西江誰非 王土誰非 王匪誰非

皇上父天母地所覆載之邦推心置腹所懷顧之地乃天啓七年八月以前逆孺播惡視此一方儼然化外異域要衢並無一人可幸托跡山林泉石縹緲邊戍被放被逮被逐被戮踵相接道相望骨爲白血爲碧也 國家三百年來如振如瑾所取其地而綱之取其人

而殘之肆毒如是其極受毒如是其偏乎盡  
其廢諸臣之毒部院卿寺一筆都勾官詹臺  
省以次盡掃是朝廷要樞使之不得輒登  
也其陷諸臣之毒因親友以相及株師弟以  
相連是人間世講使之徒以結禍也其死諸  
臣之毒借名于

君父而實闇暨所以立威權題擬爲國憲而  
實群小所共恣排陷是疇昔白馬清流不圖  
復見奇緣也

皇上知萬燝就杖時內閣百餘掀髮拔鬚而毛  
髮半盡又喝冷重杖立斷氣息乎劉鋗典刑  
莫敢收殮碎身零骨拋棄原壤乎楊漣左周  
等斃于極刑腐尸十餘日發出面目莫識手  
足異處乎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彦鄒維連鄧  
渼等贍完家破執殳投荒孤軍衣食無倚而  
衛所凌虐頻加乎其見擯于朝削籍于家  
杜門歛跡寥寥而莫可告抱鬱而誰爲憐憇  
首河清延頸覲見抑何指不勝屈乎他處不

甚罹逆璫之兇鋒獨數處爲甚他處不甚遭  
逆璫之毒手獨數處爲全曰講學曰門戶被  
逮以此戍以此殺以此閑住削奪以此寃乎  
謂門戶把持朝政然彼時四方之士無不  
同登于朝自假門戶爲屠戶爲阱門東南士  
夫行殺竟同犬彘芟鋤不啻草菅夫解肢體  
罪妻子沒家產發城旦禁終身以處置門戶  
亦過矣況其不盡門戶也故必鳴之情鳴其  
不平也崔魏焚林燎原之焰偏以灼爛吳楚

西江而凡諸三台八座之貴豈其極一時驕

虞鷺鷺

臣

同官彭祖壽曹師稷楊時化各疏

哀鳴思生于其地不同秦越相視詞臣倪元

璐局外發抒情見乎辭要亦忠誠所激人人

瀝血披心以地方諸臣慘苦上告

君父之前

臣

陳乞亦猶是也夫

皇上不常動念諸臣乎首示諄諄人情是平

解網泣罪瘞骨賜環之仁洋洋露于言表今

日死者尤卹矣更祈贈之以官與庶者則沒

後之榮稍償死時之慘也成者允釋矣更祈復其冠帶勵以自新則生還之幸尤戴榮身之澤也廢者議用矣更祈

皇上勅注冊擬品此其起見于國家交抒好生民秉但本我

天地之心爲衡量無預防聲氣之左以敲推則藩籬之剖茅茹之連也

皇上試平心虛酌凡罪不至死而死死者之目不瞑官不應削而削削者之心不服況一方

士氣否極宜開以泰抑極合當以伸兄弟偏  
枯非父母誰憐手足偏痺非腹心誰知乎夫  
門戶之說外廷倡之內璫借其局而用之璫  
惡假之外廷又順其勢而安之抑念人才係  
地方英華所萃天爲國家而生乃祗以供  
數年暴殄成一方寃抑則天憐之恤之培之  
植之惟恃有

聖明在上主持公道而已矣然臣猶謂此摧折  
者之愚即其賢也義子軌兒淟忽可以媒進

即刻意力學委蛇不難自全乃

臣

鄉講學之

罹禍已烈先哲之氣節常存首當杖殺首當

棄市首當戍遣積威逼勒終是剛腸北城兵

馬彭大科一鄉榜耳以不往肅寧府跪賀上

梁後題陞工部主政留疏半載不下竟外遷

一景東不可赴之缺以旋則鄉榜亦有強項

者也

臣

鄉之壞類惟曹欽程立糾者即

臣同

鄉至忠賢謂西江並無一好人其所謂好不好是何等樣而亦足見

臣

鄉人品之槩矣于

吳于楚于晉于秦可類推也且於方隅置論  
懇

皇上加恩非過見也特從人情之不平抑求其平于

皇上伏惟勅下該部議贈廩于死臣復冠帶于成臣而持大公無我以錄用摧折偏多之廢臣則衆鬱宣羣心定矣

崇禎元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

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謹奏爲廢籍欣逢拔  
茹輿情望切彈冠敬附舉知之義以佐銓  
除并申卹贈之 請以慰幽忠疏

臣竊見中外隅隅仰望者無如起廢卹忠二  
事蓋當元凶毒焰薰天奸黨庶隅掃地諸臣  
即不屑與媚吮之徒共苟富貴豈不能以脂  
膏唯諾之術自保身家而勁骨難柔捐軀靡  
悔生者固天使磨鍊精誠爲

聖主翼中興之景運死者亦天令挺植綱維爲

聖主醒一世之人心茲幸 紿音屢渙銳意錄  
真才于銅籍昨銓部仰承 壽斷列名上

請從此正人漸進鬱氣漸舒立見師師濟濟  
之風共弘光明俊偉之烈臣何幸而躬逢其

盛惟是積有真聞真見亦足仰佐平明者敢

爲

皇上陳之臣生長江右待罪吳門兩地至稱仕  
國自魏崔燭禍大僚聞其無人即臺省部屬  
晨星落落吳郡止一清貞澹介之陸文獻僅

留碩果終曆積薪其他負霖雨濟州之略  
回天貫日之忱及折衝允堪籌邊廉節允堪  
師世者一槩棄擲訪冊姓名數倍他省已蒙  
聖心洞鑒矜憐獨至今兩地名賢已聞登銓除  
候補之列者臣不更臚舉而啟事未及或諮  
訪尚遺者在臣鄉不有畧豫救時望崇調贊  
之鄭以偉乎其知幾勇退起然縉緝不尤高  
乎熊明遇李邦華徐良彦不素著風裁兼饒  
康濟乎易應昌熊德陽李日宣不聲高蹇諤

志擊鷹鸇乎黃龍光熊化非清絕一塵壁豈  
千仞者乎鄒維璉徐大相非有聲銓司舞端  
詿誤者乎樊尚嫖非櫻崔呈秀之兌鋒而攝  
禍溫國奇非以劉鐸桑梓而被銅者乎在桑  
郡則胸富甲兵名高鎬鑰不有申用懋乘其  
力救有才品之劉永基而暗擠于極狡極醜  
之劉詔不尤卓然乎清真絕俗鴻碩匡時不  
有吳默乎其公輔望隆才名賈忌不有姚希  
孟錢謙益乎身遠塵汚翛然澹潔不有王憲

堅劉錫玄乎錫玄絕口貴州之功志堅欲  
長安之夢亦可稍破常格以獎恬抑競乎至  
陸康稷兩邑循良卓冠佐銓允愜輿情竦手  
驅除正陪並削今清論已明尚僅還原官乎  
又有臣所共事而心服者練國事飭漕甦運  
孫之益鑑空衡平沈萃禎以露冕之風中含  
沙之射不當並還其故物乎楊弘備備兵畿  
甸沉斂當幾請覆率屬令忽掛彈文不疑人  
豈兩截近見叅卒志變者謂麴蘖迷心雖察

典方新而醉夢糊塗之彈文或亦可昭雪乎  
更有臣自南來沿途傳誦如程紹謝升櫻忌  
林居曾其鄉議建逆祠地方官逼勒與名稱  
臣俛力與拒甘心忤奸呂純如遠護桐封備  
供億之煩困抑闇使之咆哮幾陷不測而至  
月縣令之田一鳳一鳳遷怒亦可長鋼乎以  
上諸臣或曾入薦章或未經推轂乃

上旣如天而如日小臣復何疑何嫌而不以奏  
告也臣又念死事諸臣如萬燝楊漣周順昌

高攀龍周宗建周起元黃尊素李應昇魏大中周朝瑞左光斗繆昌期袁化中夏之令劉鐸等盡

累朝培養之正氣而煅煉于吉網羅鉗悲淒于  
圜土榜掠命輕了于半夜之土囊魂難招于  
萬里之孤襯血肉淋漓蛆蟲臭腐身後聲不  
能完懸坐之多贓子母孤婺伶仃流丐直堪  
慘日愁天痛心酸鼻他若鄒元標學探性命  
身翼倫常聳節概于千尋挺忠猷于百折此

亦未可斬其易名之典也嗟嗟諸臣死矣九  
泉之碧旣化千秋之骨猶香死復奚憾而  
聖主勵世磨鈍之機惟令抱忠而死者盡被光  
華斯使敗類而生者難施面目望

皇上推廣贈卹楊漣萬燝之倫乞遍慰忠魂而  
伸士氣所關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年來狂濶  
旣倒廉恥喪盡如刲祠裝像倒身叩祝之黃  
運泰以戒得之年踞脂膏之地登場傀儡  
聽不靈鼠腹已盈久當知止津門何地督餉

何官既經自簡豈可覬留董歲中察處刑鄭  
躋清秩惟善趨炎他無伎倆然死灰則猶乞  
憐搖尾之態戀破甌又逞羣噭射影之巧如  
洒血全城之袁崇煥舉一朝方延頸以望其  
來彼獨搖鼓以阻其進反覆機鋒如鬼如蜮  
或有所中耶此兩臣俱日暮途窮不知人間  
有羞恥事豈可玷清華辱節鉞以悞封疆所  
當均應斥褫以警官邪者也夫如是衆正登  
庸羣小屏伏門戶東林誰復墮一網鋼人之

雲霧東西南北且遂破二十年不化之篠籬  
矣臣又因是而有世道注河之議也天啟七年八月以前舉朝若狂奉并婦奇事事無  
功言官頌榮除媚灶媚奸以舛別無斲太守  
不可添讀張欣比年十月以後乖是請斲捕  
方連劍廷是間當道迷狼瞞言盈廷草牘甚  
車何向者奚鳴晝霆梟而後遂侈朝陽之風  
哉始知轉移化導之據

皇上不在臣下若夫孤忠植節之士得之甚難

推之甚易愛惜人才

人主自爲社稷計非虛語也伏祈

皇上勅下吏部即將鄭以偉申用懋等速爲起  
用萬燝周順昌等卹錄前疏所伏候補諸臣  
應否如臣同官汪始亨議遇缺新舊額用內  
陸康稷應否如樞臣霍維華疏仍照原推  
坐斥革去參董茂中以爲寡廉鮮恥妄言消  
亂之戒將仕路愈清人心愈奮矣

崇禎元年

丁酉二月奉

聖土司



聖土司

印

聖土司

印

聖土司

印

聖土司

印

聖土司

印

刑科給事中曹師稷題爲特陳旌忠輝惡  
之議以明憲典以易有位疏

臣備員刑垣深推刑獄之失無踰枉縱二字  
其枉之失至崔魏之世而已極其縱之失雖  
以

聖明在上而所司猶有未免年來諸臣死刃死  
獄死杖慘動

天地從古希聞而一時深文附會者疑若有罪  
焉幸

卷之三  
皇上首鑒楊漣之忠 勅部議卹自是諸臣紛有哀鳴

皇上諭答如響然猶或以爲寬慘堪憐云爾嗟嗟憐之一字豈諸臣所甘受哉備觀諸臣當日立朝之節或以忠著或以清稱或風采自持或經濟自命各有一段千載不磨交織其開罪逆璫遘斯奇禍並有昭灼可見之跡至于從容就逮視死如歸真有塞天地植網常之氣假令當時稍肯委蛇屈節寧止保全

性命猶當不失功名夫倪文煥梁夢環等其  
始豈不亦悚然驚弓而隨以喪鬼墜冤因而  
吮癰舐痔此固向者諸臣所爲寧碎首滅族  
而義不出此者也今諸臣骨朽名香快然無  
憾

皇上褒卹之 直自是爲萬世旌忠不止爲諸  
臣吐氣而惟恐所司不明此義非悠悠而付  
之石室則系獄而報以尋常將 嗣家褒忠  
激義之文下同祭厲祀殤之典此固臣之所

大痛也至若虎虧之爲逆璫腹黨同惡相濟  
按以交結之律豈有首從之殊即恭謹

聖諭忠賢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赃私立  
多命豈尋常貪酷武弁者比而牽引以爲諸  
奸出脫且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妻  
子田園之奉如故寶山金穴之藏晏然物議  
沸騰豈曰無根乎今劉志選梁夢環劉詔李  
永貞等並奉旨旨提問矣諸奸罪案深重昭  
著非有曖昧可用推敲臣誠恐法司復視前

人之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非惟王法

不作亦何以爲萬世人臣之戒又臣之所大

憤也自枉之一字推之則不惟死者枉被遣

削奪者亦枉

聖諭所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士羅織削  
奪慘毒備至者鉄案也今日起廢非獨愛惜  
人材直當辨明冤枉如以典試處枉也而顧  
錫疇方逢年等不與陳子壯並用則又枉典  
試者起而救典試之御史劉廷佐不得起則

又枉曹學佺文人也以文見指枉矣而借題  
以銅按臣王政新則又枉通內宜禁也而銅  
首參客氏之王心一等則又枉以封爵媚璫  
而誣平人爲奸細枉也乃守關主事陳祖慈  
不肯昧心誣殺六命竟忤忠賢從呈秀蹠中  
落職則又枉他如守正無罪之唐紹堯搜括  
被誣之楊嘉祚樊尚燝房可壯封疆無與之  
方震孺薦主牽害之徐在中等俱備苦毒幾  
經勘明而終置投閒則又枉大抵矯借傾陷

與言者何關而欲固守崔魏之法牢不可破  
此臣之所不解也以縱之一字推之則不惟  
寬虎虧爲縱其寬建祠者亦縱臺臣寧光先  
所云國法天理人情三不容者公論也然  
在逆璫用事時或曰獻媚耳至

聖主當陽誰不回心易慮而楊邦憲姚宗文敢  
奏無將之贖及通政司不敢以聞家人竟入  
直房挾璫勢以肆欺慢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奉旨處分而不先罷斥失

刑莫甚又臣之所大懼也伏乞勑下所司各秉公心持以定力襄忠于已往必有以發其幽光殲惡于生前務有以成其確案冤抑顯著千秋何待私家之訴注撫臣係重一省寧堪邪媚之久居至于在京在外監禁多人曾奉會審確議之旨而臣以爲在獄諸囚有原係廠衙緝獲者有他事捍網不關緝獲者有深文陷害者有事繇自取者摠之按律依情輕則渙以寬條重則還其本罪無枉無

縱則人心平而國法不失矣臣在刑言刑  
大義如是伏惟

聖慈裁察焉

崇禎元年月日奉

聖旨慘死諸臣皆以清忠幹濟自持朕用特嘉  
優卹李永貞等旣付法司當依律問擬顧錫  
疇等王政新等已經起用陳祖苞不肯媚權  
誣殺具有風節即與銓補原官唐紹堯無罪  
繫獄准起原官餘着該部酌用所來楊邦憲

姚宗文奏牘情節即勘明來說在京在外醫  
禁多人務要按律酌情分別具奏該部知道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臧熙如奏爲聖

世作新當首崇易名之典明綸求舊宜

獨持正論之衡謹陳芻蕘末議伏祈

聖鑒採擇仰佐平明以振

中興鴻烈疏

臣

叨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授行人司行

人戶素八載碌碌牛馬塵土間未有纖介報

効恭遇我

皇上龍飛御極廓清逆黨閉門籲俊海宇咸慶

千載一時謫劣如臣荷蒙拔授南京吏部庫選清吏司主事謹循職掌擬效涓埃伏昧鄉忠起廢屢歷明旨竊思卹以彰

主恩止慰九原冤抑謚以定臣品實垂萬世模用舍在諸臣係一身之出處猶輕是非在天下開公道之顯晦甚大以卹忠諭頃楊漣特恩出自

聖斷通國額手稱頌此外慘死如周順昌高攀龍魏大中周起元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

聖諭分別褒卹矣第三三碩德太醫林文衡  
太山北斗者猶一世趣向所以時籍易名  
華袞何以鼓舞人心撥轉維新世界臣謹採

輿論得應謚三人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是  
已元標劾權相張居正奪情幾斃廷杖立

朝終始一節闡道淵源正傳共仰儒宗獨標  
臣鵠攀龍抗疏忤時謫典史幾三十年講道  
讀書潛心二程性命之學晚歲始出晉乘憲  
紀首効崔呈秀旋被誣陷自投汨羅觸邪懷

慨洵是天植忠貞就義從容猶徵學問得  
南星秉正執法爲

昭代第一考功追陟統均簡拔正人謝絕餽賂  
近遭崔魏捏構家破身殞品單當世節操素  
秋追思崔魏擅柄時使三君子中得一人秉  
銓總憲豈坐視濁亂至此臣查大明會典  
一欵凡大臣節概爲朝野具瞻公論允服  
者具請謚號三賢允孚公論乞勅下該部  
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謚中酌擬二字上

侯

聖裁當此羣心波靡之後借此鉅典判是非定案使曉然知

聖衷加意名碩耳目聳而頑懦立振準的定而紛囂自消固今日作新第一義也以起廢論卿貳如李邦華孫鴻相詞臣如姚希孟錢謙益科道如許譽卿吳甡侯恂劉芳部臣如孫必顯鄒維璉徐大相華允誠並著風節多列薦剡獨二三孤介爲時論未剖者如劉宗周

首劾客氏魏忠賢幾致廷杖賴閣臣葉向高力救獲免嗣轉光祿丞時通籍逾二十年猶嫌速化遽引疾去後陞通政隨乞骸骨既中以進禮退義隱諷當時之主寺人者竟怖璫削奪海內推清介第一流今未聞言及之且有譏之爲鬼蜮者夫宗周而鬼蜮也彼有覲面目輩顧反得自命爲人耶孫慎行清修介操品望昭著乃聞訪冊中欲削其名至不得與公廢李可灼並存賴有力爭者始得附

載文震孟既救鄒元標忤璫謫降復加削奪  
近猶有苛繩者三臣本末昭然乃爾異同  
不能解也况摠論參劾崔魏當錄參劾之最  
先者摠論崔魏摧折當錄摧折之最先者簪  
之禦盜者必以盜初入門衝鋒被傷爲首功  
又簪之評貞婦者必以初挑即拒守死不從  
爲貞節乃近年被處未緩林泉之席者先登  
啓事而首搜兇鋒又錮丘壑之賢翻費推敲  
輿論不平莫此爲甚且崔魏借東林傾人今

言東林未臣崔魏借門戶鋼入今言門戶未  
已益賊殺人之戈矛仍挾之以芟良善豈樂  
魏餘習一時未易湔洗耶諸臣中獨耿如杞  
大節不撓虛中無我真可稱中立不倚更繼  
春向時意見間有同異近能撤去吟詠疏語  
持平可謂真能仰體虛公旨明旨者其他非  
臣所知臣未識公論之何時定也伏願皇上  
皇上俯加鑒察如果臣言不謬乞果俞諭典故  
促訪冊底上昭摩勵下化竊爭若周順昌魏

大中一生水蘖家徒四壁坐臥株累孤檠朝  
不謀夕倘如楊漣例給銀贍家此又出自  
聖恩優渥非臣之所敢言矣臣幸值昌言無諱  
之朝方將遠辭闕廷職掌相關倘不一  
抒微忱仰負

聖明俯慚無隱敢爾披瀝冒瀆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易名重典非官評鄉評考覈極真不以輕

畀鄒元標等三臣品行着該部博集羣議確  
明具奏以憑朕裁起廢核實已有屢旨凡爲  
逆璫摧折所最先之人與首劾逆璫之人允  
宜起用不得苛求耿如杞賈繼春之大節辦  
道了周順昌等慘死可憐思卹宜優着該部

酌覆

江西道御史葉成章題爲真有當求實用  
舉賢要在真知謹據見聞之最確者開列  
上請懇祈破格大用以光盛治以固封疆

疏

我

皇上御極以來手握太阿破權奸之黨一時媚  
璫諸建生祠及稱功頌德者不啻百餘今具  
疏進呈

御覽諸臣夜氣自在計常披靡而退士路澄汰

衆正漸次登庸何俟臣贊惟是一二真才真品者有不與世事浮沉祇爲國家効實用人所不及舉而臣獨知之者如原任湖廣布政李叔元倫未齊魯而孽無留良督儲西越而糧有餘積其轄楚也力爭貴州運夫一事活楚數萬家辛勤拮据節省帑藏三十餘萬尚足供蔡伏一入黔之費而下手者反以楚餉不繼爲辭亦奇寃矣今部覆已明有聽調之旨而尚爾投閒也原任福建參政沈

萃禎初督荆關纖塵不染惠及商人出守姑

蘇時

臣

爲屬吏相戒以撫字相勗以恬澹未

嘗取蘇人寸絲尺帛蘇人至今戶祝之分符

八閩適當以海夷之變經理輯安指揮旬月

而海氛漸息叙閩功與焉乃當逆璫用事之

日爲通內之屬官曹欽程所誣脂坐以降級

而身甘林壑以待時清原任太常寺少卿莊

欽鄰先任銓部掌選時關節不到甚得銓選

之公科臣李恒茂之參疏也但曰乞加罰治

以爲不管六選者戒而已及逆惡魏忠賢因  
不得于以私憊<sup>也</sup>者削奪之然其奉品原  
不可掩也向者大立煩興錢糧出入逆璫之  
手莫敢過而問焉原任工部員外劉麟長以  
該部職掌疏火力爭裁減起運子街石工費  
輕撩虎鬚矯<sup>也</sup>旨降用未已也乃因其填補  
潮州府推而併削奪之節省何罪而遭此寃  
抑哉此四臣者或爲臣同里或爲臣舊同官  
知之最真在司道則無負于司道在都寺則

無負于部寺皆能以實心任國家艱鉅者  
使之游優丘壑終焉野有遺賢我  
皇上側席而求可使若臣終廢于

聖世乎至于封疆多故遼土未復近復以收降  
一事沿邊諸鎮在在告急此時師中之寄更  
須得人如見任口北道張宗衡向守松江捉  
得葉朗生之黨逃跡于江湖者地方賴之又  
內監李實恣肆妄行懲其虎役即遭毒手而  
不懼也葛九思巡邊吹毛求疵無所不至卒

無一毫可爲曰實雖九思不得不一而矣此  
又一段獨立萬仞之槩不畏強兜不辭勞怨  
界以節鉞爲北地長城矣又如見任懷隆兵  
備道項夢原旣文經而兼以武偉允爲萬邦  
之仰與夫條議邊事之申用懋慷慨談兵之  
須之彥功在滇南之傳宗龍繇令遷守智縣  
薊門要害之寺臣張廷拱其在南職方考核  
軍政能杜絕漕犯之王象春皆負邊才重望  
者申用懋日夕當入啓事楚項夢原須之彥

等亦當置之夾袋中以儲閩外之寄者也伏乞

皇上鑒臣所舉皆出真知諸臣皆抱實用非市恩以阿所好者即將起廢李叔元邊才張宗衡等

勑下吏部破格擢用則師師于朝桓桓于野內安外攘在指顧間耳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

頌天臚筆卷之十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啓事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題爲微臣奉 簡

首垣恭陳一得以襄 王道之蕩平解朋

黨之網羅疏

臣  
蒙

皇上不以

臣

不肖拔自銅籍尋長六垣

臣

自思

授任非據無能報答但矢公平二字仰佐

徽猷每見諸臣相怨一方各修營壘稍不得  
意便起黨同臣實異之今政出於一大道爲  
公臣察又何同何異但公是公非之所歸即  
好義者不能避之此而論之曰黨非也臣謂

原無異同但有邪正當日之附璫者爲邪則  
忤璫者爲正此而擠之以黨則崔魏諸兇之  
日黨于朝耶黨于野耶諸臣不見漢唐宋  
之已事乎當時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何從分別然顧厨俊又諸名流及

雒蜀朔諸派傳之史冊終不得自爲邪人致  
白馬清流之禍遂與國運相終始此可爲痛  
哭耳

先朝諸奸又變其名曰門戶曰東林以致禁逐  
死徙傷盡元氣則黨禍又倍于前代矣自  
皇上御宇撥卉不談乃幸得一年清淨同寅協  
恭今何可再構此端以開

聖意之格而布從前之網臣原與諸臣約共事  
聖君各陳意見方隅之介勿畫盡東西南北皆

是盛世之臣今昔之怨宜忘若報復往還安有窮極之日議論不必其盡同總期爲國家起見但消客氣而伸正氣可全收其益也行徑又何必其類合要于職業規人耶化小人而爲君子亦吾儕之事也大凡廉恥風微只因貪戀心熱即如媢嫉計狠亦因搶攘念濃人生無百年之功名而有千秋之品望當任不任與當讓不讓皆非所以自處願諸臣之深思也臣更有感焉數百年來阿比成

風見袞闕而不敢補但伸威于鷙擊代姦黨爲驅除朝廷幾乎無諫官矣當楊左之世即崔魏之人亦變而爲楊左之言當崔魏之世即楊左之人亦變而行崔魏之事人心善幻世界轉蓬臣歷覽流風每爲浩歎迄今乃見有能捐官職性命爲清朝諍臣者

主聖臣直于斯爲盛

皇上作人之効不彰彰乎至舉朝皆慮有不測而睿鑒獨與嘉納可見

明主可與忠言

聖心原喜受善特言者不無激射故

聖怒亦時有裁抑耳章允儒過激于

廷爭誠

覺有未融之意見然持論未始不正則言官

職掌自存房可壯昔且甘爲罪民在今何難

于降級然孽非自作則公怒亦或可原此二

臣者以百折餘生仰承用舊之旨而再罹

錮衡不竟其用時論惜之若瞿式耜則新進

小臣誠未諳封駁之體而輕議大臣去留然

遇事陳言心實無他。今三臣既被處分臣何敢代求環賜但一時而逐三言官恐此後會議會推諸大政竟無敢爲冢臣佐末議者耳若三臣自審則用舍皆屬

天恩而貧賤何所不得其又何求焉臣既受事吏垣誼不容嘿敢循職守以副言責卽云不得其言則去臣且甘之伏乞

浙江道御史王道直題爲微臣

陛辭有

日憂時無窮憇乞

皇上嚴邪正之防厲剝復之關以力持世道永

奠泰寧疏

該臣備員臺班矢心言路已乃浹歲頃者循

次輪差承乏蘇松受 命飲冰行將

陞辟而往竭蹶受任顧慨忖時事有不能已于

言者臣竊見今日之天下非無事者也其以

爲太平無虞皆釀近喜者也即如奴隸未剪

掃患方殷流賊披猖于關陝海寇跳梁于閩  
越奢蘭諸酋尚復鶻張于川黔征兵就餉是  
可容緩圖而臣所謂此有形之憂顯在疆場

者也邊徼督撫得人合師武臣之力可立圖

廓清者也其最隱憂者乃在大姦脫距之餘

當國法既伸之後嘗苦于正人之無所容

而恒患釁隙之巧有所借蓋數年來附逆賊

臣屢經廷論交摘

聖斷迅決繙罪逮問擬辟黜逐遣戍諸案已合

雷電之章而伸斧鉞之威矣取彼奸人投畀有北投畀豺虎詎足云苛而臣切虞此輩若

霍維華楊維垣等實煩有徒其伺隙密而圖

復最巧也彼夫名利之心未斷窺瞷之術斯

工或引憐于兔死狐悲或聯類于遠交近攻

一隙可乘輒藉爲反案之圈片瑕可攻便借

爲營壘之窟已不必以身出而張羅設械有

轉展布置之方事不必與已類而緣引附合

有層疊脫卸之計招類呼朋曉曉思逞其心

何嘗須臾不欲掀駁正論仇害正人哉蓋思  
宋臣蘇軾之言曰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  
怨而君子之莫我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  
卒然不可測之患既敗矣尤欲維其墜而挽  
其絕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  
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潰決而不可解連控  
而轉相尋此亦千古奸邪之鏡也倘于邪流  
除之不盡者萬一根連蔓引能無阱陷正類  
梶榎 國社所謂小人之害甚于戎寇者也

逖稽有虞之世放流竇殛以禦四凶厥後共工驩兜諸人不聞當明刑之朝終移幽州崇山之法則以去邪勿疑自古帝王見之明處之斷而且持之久而不變耳邇者附逆諸奸百倍于四凶

皇上執法芟除無一可假借即有未盡餘黨見今計與在即主察者從公處分當自無遺類乃臣欵欵之愚則惟願

皇上終始廷決勿使既燼之灰吹煽于復燃勿

使講張之幻妄附于名流已經逐者勿令伏莽而巧爲中下司寇者勿令借題而詭爲脫要使衆正各安其位而盡其職永肩一心以維此寧謐之世即而南北交警奴虜未靖而撻伐四張廟謨神筭應之裕如羣力翕然輜輶不難轉有故之秋爲無事之時也不然猜疑之端生則反覆之釁開反覆之釁開則傾險之毒深恐在仕路之紛囂其害尤小而在世道之治亂其害更大夫獨不思今天下

乃

皇上獨攬河魁揆盡重氣陰翳之宇始得揭而  
重朗于斥邪反正從剝得復不知何如屢屢  
睿思則崇正以防邪由復而處剝使世苗嘗有  
奏而無否我

皇上英明剛正固知其持之審也臣之殷憂靡  
極不揣蠡測妄干

聖聽如此臣不勝悚久待

命之至

崇禎二年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

福建道御史張三謨題爲圖治責于有方  
上下道宜交盡備述治亂之形任事用人  
之法仰祈

聖明採擇疏

伏惟天下大勢不過治亂治亂之形決于君  
臣而願治之君世不嘗有治少亂多理有固  
然三代而下若漢唐諸君其間勵精求治  
明絕世蓋亦不乏夷考其時卒未太平者何  
也或輔導無人或操術未審或時勢多艱或

始終有二往往虛愿不至空談無補良可深  
恨由斯以觀非其欲治即治明矣今以

皇上神聖矢志唐虞海內治平固翹首可俟火  
然泉達不無賴于引伸循環倚伏當下培植  
謹凜即今民生邊計已處其極人心物情多  
有可慮欲預防之蓋邪正不明是非不審雖  
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則夫雪冤起廢驅佞觸  
邪雖屢經陳奏幾至厭弃而褒往勸今懲前  
毖後古今急務誠無過此迨具綱舉目在人

存政行于以辨有位之貪廉懲職守之勤精  
議撫字之良方務戰守之實着則太平可望  
也治亂之形非洞然于

皇上之心了然于

皇上之目不可者夫其所謂治者何也野有安  
養之風朝有順適之象君子進而小人退  
道理勝而勢利衰者是也其所謂亂者何也  
士民愁苦縉紳痛毒小人操君子之命勢利  
居道理之先者是也乃其治亂之故則有數

卷之三

五

臣

請

畧

其

槩

總

之

上

下

交

修

則

治

交

諉

則

亂

上

下

相

合

則

治

相

離

則

亂

人

君

用

人

則

治

獨

用

則

亂

任

理

則

治

任

情

則

亂

共

任

則

治

偏

任

則

亂

課

實

則

治

循

名

則

亂

精

明

渾

厚

則

治

委

頓

操

切

則

亂

尚

德

則

治

倚

法

則

亂

納

忠

受

諫

則

治

喜

佞

則

亂

大臣

責

難

陳

善

則

治

諾

傾

側

則

亂

進

賢

用

人

則

治

妬

能

則

亂

通

時

達

理

則

治

不

學

無

術

則

亂

開

誠

布

公

則

治

懷

私

任

已

則

亂

主

持

擔

當

則

治

波

靡

公

則

治

波

靡

公

則

治

波

靡

公

則

治

波

靡

公

則

治

波

靡

公

則

治

波

靡

公

則

治

依阿則亂亦心白意則治包藏隱伏則亂小臣奉法進業則治謀進營利則亂直節敢言則治穀默固位則亂

皇上試以此觀之爲政不在多言取舍自可立決矣至于最切要吃緊關於治亂之大者則無如輔臣臺諫夫輔臣者任天下之事者也臺諫者言天下之事者也

皇上有意興治勢不能不與士大夫共之則不能不與輔臣臺諫共之以今因循成風積玩

既久我

皇上嚴明振勵提挈于上誠爲至急臣伏覩大  
心壯氣關於國運寬猛刑德貴于因時三  
四年來海內士大夫橫遭崔魏之禍心志俱  
喪意氣摧折于國家陽明之脉不無有虧  
幸逢天日有若更生

皇上御極之初宜去其煩苛陵誅之習示以寬  
大優容之意赦小過細言以存太體道德齊  
禮培養正氣振勵風節庶尹百司自不瞞瞞

于天地輔弼臺諫當使并重乎 朝廷至乎  
緘默成風有識所歎頃年以來人思自効公  
正發憤蓋不爲少方卜中興之有機慶嘉言  
之罔伏然當玄黃交戰之時邪正互爭之際  
不無煩于章奏奮乎筆舌說者以爲不諳事  
體實開

皇上厭薄之端近見平臺記註每多切責之語  
紛囂固雖自有人而通傳海內泛登史冊一  
時言路黯然無色臣竊疑焉蓋人臣忠非天

植本易容默一經消沮其氣將竭言路漸輕  
恐或偏重萬一是非可否之間有所倒持誰  
爲爭者以臣思之天下治亂之數非言之患  
而不言之患也非禁之使不言之貴而導之  
使言之貴也獨其人多則不能者當言即言  
不能無疵然好問察邇隱惡揚善大舜大智  
度越千古不出此道惟望

皇上以舜爲法舍短取長猶有裨補臣聞君德  
無爲臣道代終罔知罔兼君德所貴

皇上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宜總其大指以責成  
功專令閣臣盡心輔導調燮諸務票擬一切  
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諸言官  
不時爭執事關一節無不清議惟當就事論  
事固不得爲輕薄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  
大臣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  
以成休容之風蓋人衆言多固易紛囂而知  
者必言言者必盡則公論常伸清議不泯雖  
有私心不敢顯行其非大奸大詐必無所容

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掣肘之虞臣無專擅之亂

皇上可以不勞而理無爲而成方將設爲鐘鼓磬鐸以求天下之言豈厭章奏之多批答之難有煩

聖躬哉臣奉命按閩將爲萬里之行日遠闢閭敬竭芻蕘上于

天聽伏冀

聖明省覽臣謨幸甚

崇禎元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良是若輔臣盡化成心臺諫不爲謬論于治何有當繹斯言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范復粹題爲仰遵 明旨擧

用真才以襄盛治疏

臣恭逢

皇上求賢圖治集思廣益當

明聖之朝而不盡以人事君之義則羞班聯愧

衾影矣臣曾爲理官任開封五年奔走兩河

諸郡一時人才彬彬蔚起不意忠讐爲逆黨所摧正士爲奸臣所擯今載名訪冊者皆有

品之臣也臣因其品而臚列之補其所遺陳

胤叢汪輝端雅純正之品也周之綱喬允升  
正直剛方之品也周士樸彭餽化方正純良  
之品也李若星熊奮渭揆文奮武之品也呂  
維祺清貞孝友之品也侯恂侯恪弘毅精貞  
之品也練國事劉之鳳楊玉珂直亮卓磊之  
品也袁可立■克儉劉可法馬從龍持重老  
成之品也周汝弼清貞不阿之品也訪冊中  
可覆視矣又富學稽古之品無如蔡毅中老  
成正大之品無如侯執蒲梁亮從而訪冊未

載豈一代之文獻典型不當收錄耶夏之會  
其斃甚慘蘇繼歐其縊堪涕 優卹宜渥矣  
以上諸臣皆臣目擊故敢入告臣夙夜籌思

惟邊疆爲重舉邊疆之臣無如李長庚袁崇  
煥崇煥有保城殺虜之功長庚有鎖鑰司馬  
之望宜馬上速催萬難再緩而無識之臣且  
欲禁崇煥之出何也又原任道臣王弘祖夙  
著績于巖邊汾陽望重又藩臣曹文衡义平  
妖而勘亂韓范名高宜急用以儲節鍛之選

一與臣共事一官于臣鄉臣知之故敢舉耳

然

臣

猶有進焉國運之隆也必須清節之臣

以壯

廟堂之色服藩屬之心

臣

家居讀禮

時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奉

命朝鮮當

奴焰方張鯨波正惡彼鮮人憚毛文龍逼處

陰懷

携貳

兩臣泛海濤中出島嶼外潛維其

心迄今猶不敢稍携者二臣力也二臣何以

得此于朝鮮哉以彼因徃例逢天使至則供

億苦于奔命物力竭于誅求三臣兩袖清風

秋毫無犯鮮人羣相驚服頌天朝有人即小  
童下卒無不知名至今香祝可謂不辱

君命有功邊疆者矣詎意持節甫還而奪遂立

見耶王夢尹已赴召矣姜曰廣宜速催供職

令鮮人聞之勿生二心所關非細也臣居東

海知之最悉臣不言則二臣之清節不顯且

無以厲世而磨鈍臣之所不敢隱也今督師

王之臣議去矣之臣亦夙負品望但收降非

策臣恐留之城中爲奴爪牙處于近地爲奴

布局勢蓋從封疆起見點破數言令督臣聞之早爲區處勿爲紙上安撃姑爲支吾之計而西虜難恃降夷難用正貽代之者又難措手也臺臣袁弘勛安邊定畫一疏舉樞臣閻鳴泰以代之隨舉王永光以代鳴泰是目前緊急願會推酌定勿悞封疆也若恢復大計之疏樞臣須實行之訪者速與啓事若蔡毅中侯執蒲梁克從彭維城梅之旛併議起用而李若星尤悉兵機王弘祖曹文衡宜推邊

撫袁崇煥李長庚姜曰廣速催前來以備緩急以資彈壓而非職効一官者所可比及也邊關重大宜速會推更祈

皇上嚴諭諸臣各修職業共砥清節凡奉命者當以姜曰廣王夢尹二臣爲式品望矯矯無爲靡靡明垂睿斷而獨持太阿之權輔臣和衷而共轉元化之軸至廟堂有折衝之精神而奴患不足平矣

崇禎元年月日奉

聖上

江西道御史郁成治題爲其躋登言之路  
首明立言之心務以大義相維勉圖報稱  
疏

竊惟臣以一介書生備官楚徼遁觀徃事之  
變徒結感憤之忱茲幸

聖主龍飛小臣雀起

皇上旣親簡六十八人之雋而課之言敢不畢  
殫六十八人之心而獻之 宁顧臣於此輒  
有餘慮者何也庶臣方新之氣議論各有披

陳

聖主虛受之懷肝膽不妨並露願茲諸臣先自告戒曰登奏有體毋繁詞納約以規毋貢諛言必本其所獨信毋嘗疑事必伸其所共明毋執曉小人每敗于私智之相援毋黨同君子類傷于意氣之相激毋伐異業比肩以事聖明曾何分于南北東西誠磨勵以見生平須決向乎正直忠厚要歸立言之心正而後衷言進訟言平小臣謀大臣斷願我

皇上虛中以察之卽 諭閣臣端確以擬之是  
非有真毋徒避紛更之名而置不論可否易  
見毋偶因譸張之舌而姑兩持夫引伸觸類  
事在迎機而乘時致

主人各有志大臣若一力擔任小臣自萬口皆  
齊此臣於諸臣進言之始而尤惓惓于大臣  
之善決也顧臣猶有慮焉如言或爭于一時  
之用舍而事乃關乎大臣之行藏議論旣有  
掣肘嫌疑何以着筆是唯徑歸 宰斷而後

衆喙自平書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事有  
大疑惟從其言之多者決之足矣輔臣何不  
以是進而徒總總焉于事勢相持之際乎抑  
于

皇上鼓舞忠孝之德意而深感于易名之典  
也夫易名寵以一字而不朽及于千秋作孝  
作忠所關甚重茲聞有明旨旣昭而該部  
十年不覆者此何以故得無子孫式微不能  
載贊而先容于當事乎竊慨公典奉有一絲

綸而阻抑反出臣下以私害公莫此爲甚縱撰擬職在詞林而議覆先在禮部安得藉口鄭重而稽滯王章且今奸逆旣除有何疑忌而復若驚枝病葉掩口藏身夫公道旁昭名義爲重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速簡積年未覆之謚盡數開覆以待

聖裁至若孤忠周宗建等

聖恩全卹雖死猶生獨謚典猶稽人心未快衷

考先臣楊繼盛擊奸而死今古爲昭其職不過部郎而謚特予以忠愍矧今忠烈如宗建者三疏觸逆蚤決幾于曲突徙薪之時一死廻瀾豈僅同于焦頭爛額之客雖盡忠死節固臣子立朝所當然而顯忠遂良則天子持世之大柄諒該部誼切同心決不忍置公道于淹沒者但恐積年狃習一旦難除故臣感時事而併及此臣非敢妄進也臣與新選諸臣立言旣有斷金之盟立心聊效他山

之石第願今而後小臣無所爲而言大臣有所持而決百職開誠布公于下而

聖主勵世磨鈍于先人心共明太平未有不立奏矣臣狂瞽不識忌諱伏乞

聖明俯鑒一得之愚而永作敢言之氣臣不勝悚息祈禱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這疏自勉勉人具見虛平今後言官立言務端心術皆從國家起見閣臣票擬宜斷或

有難剖奏朕親裁易名夙教所關其積年未  
覆之謐着與速結周宗建孤忠可憫作何表  
揚禮部確議具奏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部等衙門爲遵

旨會議事據

河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禮部尚書溫體仁題前事內稱錢謙益辛酉典試臣鄉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每篇一字作結尾因而中式繼經論劾自知罪難逭陰使千秋脫逃沉閣不結謙益告病引避未幾朦朧起陞今官且儼然附

于崔魏摧折之人枚十  
大典一手搢定謙益  
可以枚十千秋亦應會試矣乞勅法司將錢  
千秋一案速行提結則謙益自有應得之罪  
等因崇禎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受賄是實又且濫及枚  
十有黨可知

祖法凜在朕不能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  
依律會議具奏不得徇私黨比以取罪責其  
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欽此抄

出到部送司奉此除錢謙益聽吏部等衙門  
會勘外其錢千秋一面牌行五城兵馬司及  
咨行原籍撫按嚴提去後隨據中城兵馬司  
毛呈蔚將于千秋拘解到部送司監候聽勘審  
問案查本犯原招內稱被先在官原在城監  
病故積棍徐時敏金保玄假稱考官來賣關  
節捏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哄誘于千秋立  
有合同文契比于千秋聽信在心入場遂于七  
篇大結內安插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倅中

四十二名舉人以致合省喧傳于二年正月  
內禮部抄出前弊覺發隨該主考錢謙益具  
本奏奉 欽依又該刑科抄叅各等因到部  
送司行提問于秋自知關節是真自京逃回  
原籍隨該本部咨該省撫按提解于秋徐時  
敏金保玄到部先該本部會同院寺審問于  
秋等前情明白問擬于秋有事以財行求律  
徐時敏金保玄引故違誑騙生員財物指稱  
買求中式俱問罪不分首從于該衙門門首

枷號三個月發煙瘴地面充軍事例錢千秋  
故違央浼營幹致被誑騙免其枷號照前發  
遣事例將各供情由及叅酌罪名緣由題奉  
欽依錢千秋等俱依擬錢謙益鄭履祥俱失  
于覺察各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欽此在案  
今該本司郎中王永圖題奉

明旨內其錢千秋着嚴提究問擬罪具奏遵奉  
卽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諸官  
會審外一面移文兵部職方司查錢千秋于

何年月日先發何衛所着伍充軍等因去後隨據回稱查得錢千秋于天啓三年五月定發北直隸東勝右衛前所充軍終身于六月初八日起解于閏六月廿四日獲有該衛收管存案及查有撫按赦帖又查行西城兵馬司查得徐時敏于天啓二年七月廿九日已時病故金保玄于十二月廿二日戌時病故各等因回覆在案又奉本部題准都察院咨開查得事干重大應札委十三道各御史前

去公同會審會審之日各道魏光緒吳之仁  
吳甡樊尚燦劉廷佐各摘取口詞一紙總授  
蔣允儀叅酌經審看語成招等因大理寺委  
右寺丞石文器各職名前來會審又該本司  
設堂該委各司官公同會審蒙批都察院改  
委十三道會審該司亦公同十三司掌印官  
會審蒙此該本司郎中王永圖同員外萬象  
新會同掌河南道蔣允儀協理河南道劉廷  
佐掌浙江道魏光緒掌山東道吳之仁掌江

西道吳甡掌山西道樊尚燦大理寺右寺丞  
石文器浙江司郎中徐臣忠四川司郎中劉  
其遠湖廣司郎中高默廣西司郎中林居雲  
南司郎中陳蓋山西司郎中趙善鳴山東司  
郎中鄭時舉江西司郎中楊訥福建司郎中  
馬珍廣西司員外趙三極貴州司主事吳從  
魯齊詣京畿道公所將錢千秋行提到官公  
同會審得錢千秋辛酉之中式也部科之磨  
勘止摘其結尾之七字主考之糾察始發其

居間之二人而金縡玄徐時敏俱從閣卷參  
摘甚明一疏得旨詳訊千秋亦始逃而終  
獲依律遣戍遇宥申詳兩院批允給帖放回  
復來京師教書爲生此前事之本末也今謂  
此案沉閣不結千秋從未到官則昔之撫按  
之起解會審之對簿西城之監候東勝衛之  
着伍者是爲何人俱有批文在卷時日可考  
事理甚明無煩復說受賄一節前審三面執  
對既未供招今保玄時敏俱已物故止懲錢

千秋一人之口更難窮詰再三刑訊吐稱天  
啓元年八月初五日千秋在杭州應試寓錢  
塘門關王廟內保玄以居停主人時敏以表  
親特來相訪說稱有的當關節傳道主考親  
戚只因時迫索價頗廉你家事不足只須立  
一空券俟中後處償千秋一時迷惑遂依前  
言至說二千金傳授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  
每篇安入結尾畢倖得中後見硃卷本房取  
在第二主考反抑在第四千秋心悟誑騙因

欲負約保玄時敏揚言恐嚇不得已將女許  
聘人家得銀二百兩又當銀一百兩付保玄  
兩人不滿所欲以致爭鬧事洩流傳都門千  
秋會試到京適部科磨勘摘發主考錢謙益  
喚至詰問前情遂發怒叅奏是取中于秋者  
謙益而先疏請究于秋者亦謙益也再審主  
考親戚是何姓名曾否親面講事供稱但據  
保玄時敏指稱如是實未見有人因親相托  
故遂信之至三百金之與保玄原在格外卽

明知詐騙亦畏其挾詐不得不從與主考無  
于今日師生之誼已絕尚何顧惜拚自己性  
命爲人遮飾只良心不死公道難泯耳衆官  
又問千秋曰從來關節最爲祕密居間之人  
亦不得聞恐其私授他人也彼二人旣明白  
說出七字卽是破綻如何輕信則是一時迷  
惑不及詳情應是前生冤孽再審金保玄徐  
時敏爲何等人供稱一爲道士一爲訪革書  
手卽其行徑則知指官詐騙乃二犯倘之使

歸而科場禁約每每致嚴于撞太歲者良有  
以也今二犯不可訊問獨恨千秋旣誇文藻  
何慮數奇而僥倖于七字之關節卽曰孤寒  
何不安分妄意于中後之貸償旣伏辜而遇  
赦何不餽口四方而以京師爲安樂之窩按  
律例凡問發充軍來京潛住者逆例改發千  
秋似應從此但已經遇宥難以擅擬應候奏  
請定奪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謹會同都察院曹  
于忭大理寺康新民等會看得錢千秋之倖

中也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明明關節實  
駭聽者事經部科磨勘矣主考糾叅矣本部  
拘提到官拷問遣戍矣然前之審案雖確不  
若今日之刑鞫尤詳也初鞫止于定券輒于  
七字之符中之後罄其囊橐且入二奸之手  
本犯明知挾詐祇懼事情之宣揚二奸明是  
攫金亦姑少取而遂已若真出于主考之弊  
竇房考不取主考何由見卷且也二千金之  
賄必不以空券信人也三百金之外必不以

義讓不取也主考手忙而膽怯又不敢參也  
金保玄徐時敏能代人支吾必不代人死也  
本犯以主考一參而荷戈邊塞師生而仇矣  
今者多官在前拷掠在後呼吸存亡必不能  
代謙益受毒也本犯罪不勝誅而法止于戍  
旣着伍有批赦回有案似難再擬以潛住改  
衛之例所可恨者何地不可舌耕而招搖以  
來衆口再罹刑楚夫復何辭未敢擅便相應  
復請定奪旣經該司會同寺院等官問明前

公  
來相應題

請恭候

聖明裁定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